

第一冊

序文
目錄

程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馮先生讀中秘書拜西臺風節
文章有聲宇內亡何言伸而身退里
居掩關九載精研契悟講明聖人之
學從者如歸門下士多至千餘人一
時稱關西夫子云余適奉
命按秦得卒業所著辨學錄疑思錄

善利圖說學會約諸書十數種抉關
啓鑰多發前人所未發辨學錄參勘
源頭最為得力大要排距二氏似是
之教尤謂釋家言竄蝕吾道變幻其
說舍筏超津即宿儒慧士間不覺墮
彼瀆中是可患也故茲錄其言甚辨
其理入微不直刻滌末流所由失直

力剖本始所由分昔人云儒釋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此直云儒釋宗旨原
隔千里絕無毫釐之似至其言心則
曰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
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
氏圓覺大覺之覺其言尤為痛切當
幾覲體直下信及直下就性命落根

真為數百季間聚訟之庭判未了公
案嗚呼渺論哉竊觀先生學貴有主
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用貴實踐操貴
祇勅不為虛恢媮縱者所借託夫有
主則歷千變而不可惑實踐則究必
到而不可欺祇勅則神常惕而不可
懈屹砥柱以遏洪流堅鍵關以搯衆

會其風窳然惡可而言不以觭見之
也其于本也弘大而闢深其于宗也
調適而上遂矣儻所謂承前啓後非
聖弗遵非經弗由好修篤至身任先
覺者非邪蓋道學肇自虞廷講學創
自洙泗至宋諸君子始紹繹章明之
紫陽集諸儒大成推宗河洛然於呂

游楊謝猶斥其浸淫佛老不少假相
友善者如陸呂兄弟亦詆子靜子約
學傍近似而涉異端嗟夫洞宗獲真
憑虛失據學術小襍濫觴靡止意念
深矣

國朝薛文清獨尊紫陽云多聞見而
後卓約弗為荒幻徑獵讀書錄令人

穆乎有餘思關以酉稱呂文簡誠敬
真篤正經息邪具載所著內篇中卓
然醇儒先生其滌泗呂薛合派紫易
而滌源洙泗乎是故其辨學也脉然
若獨繭之絲凜然若春水之冰厚其
防若千丈隄之不可潰遠其畛若風
馬牛之不相及庶援彼入此推此附

海少坊集 戶畢
彼惚恍連犴誦詭自恣之言無所假
途而寄其譎今日者賴先生濬心敏
行煜然使學人耳目再一新已關中
數十季來道脉大暢文簡得輿先生
超乘俾橫渠之緒迄今布濩流衍而
不韞韜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先生家
食久

主上行且賜環虛孤卿三事待之行
將以道德為事功是其土苴將猶陶
鑄宇宙者也若夫集中諸摛撰歌咏
自爾有德之言質有其文行之必遠
故合刻而為之序使學者知所嚮方
其願可探也

萬曆壬子仲冬長至日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前奉
勅巡按直隸等處兵部員外郎中書
舍人新安畢懋康撰



附東

嘗聞先儒之言曰見到孟子道性善處

方是見得盡不佞亦曰見到先生說心
說理處方是見得盡真令人心悅意懽
莫可云喻者且大集中即單詞隻語往
往使人乍泳而躍然湛思而未罄枝葉
華萼無不歸根江河盆盎皆可得月惟
是樸檄之筆又何能贊一詞兼以日來
諸務蝟集昕夕拮据所不能視殮者若

而旰所自甲而達戍睫不交者若而宵
又無遑問文墨之事愈覺腸枯筆澁小
序率率寒白譬若從整敷而度高乎泰
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惟
大加郢斤幸甚

少墟馮先生集序

予生平所藉以切磋者北地自吾師
青州朱鑑塘先生外則有我疆孟
公洪陽王公中州心吾呂公雲浦孟
公此五君子者大儒也我疆常挾被
過舍中人皆迂之孟先生曰予不知
鄒君為吏部郎也吾師友兩孟王公

俱為泉下人常念之潛然不禁歸而
離索日久曰安得此師友以摩切予
朝夕聞秦中少墟馮公繼五先生力
肩正學心嘗儀之會友人周鶴峒觀
察貺元標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諗同
志予拜而卒業大都謂學必有宗
吾儒學以理為宗理必操而存學必屹

如寒求衣飢求食其誘入也如春風
煦物其拒諸說不使闖入也若操戈
禦巨寇夫使關閩學晦而復朗者公
也此世儒皆能知之然公之入微人未
易知也公示曲阜諸生曰舉躅盈眸
皆是鳶飛魚躍現前篤信聖人能
無出入篤信自家始為不離卓乎淵矣

以唐一家學名者非所以觀公也道非一人之道也必六通四辟始無所不入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亦極篤信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雖不能疑無善無惡一語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并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公不欲

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非虛而公明而溥者安能之彼世儒入主出奴妄築垣塹者眎公何如哉易之上爻潛見惕功亦密矣四曰或躍在淵者或之者疑之也疑則淵之與天上下懸殊不疑則位乎天德天德不可為首惟吾夫子足以當之其餘即

馮少坡集 戶部 三
顏子猶一間未達元標束髮問學九
折羊腸褰裳凡幾而隱、疑情未斷
夫一絲未斷對面河山敢自以為質
往詔來無疑公疑思錄曰吾斯之未
能疑即夫子啓漆雕開亦何以過此
夫吾儒患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疑
不懈九天九地何之不入顏與公終

身請事焉嗟乎華嶽峯峯造天黃
河瀕洞無涯代有巨儒橫渠之後明
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稱鼎足可以張
秦亦可以張明矣予與公天假之緣
得一合并其所請事者有在顧予老
矣莫往莫來悠々我思知公有同然
也 嘗

萬曆癸丑仲冬侍生吉水鄒元標
爾瞻父頓首拜撰

直隸山峯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
人有恆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
者生而善者也有恆者忠信之人也故
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
恆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
君子善人有恆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

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恆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旣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

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局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

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

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戴之天

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辯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懦詭妄誕之徒爲斯道蠹是

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人者也是真能爲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脩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真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

洋々秩々也瓏璽其音者其質玉乎豈
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
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
先生焉

萬曆甲寅秋七月高邑趙南星頓首撰

趙

南星

馮少墟集序

道未始有敝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焉記
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
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
以恣其無忌憚之為至其無忌憚也則
亦不得為中庸已矣孔子倡學洙泗蓋

逆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綢繆
於仁義禮樂之文諄復於天人理欲之
辨而未嘗輒及於道豈聖人不欲人之
蚤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
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陽明
二子出知其摸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
迷始也直揭本體以示之乾坤載闢而

日月重朗學者當事逸功倍以直躋聖
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有不然者
何歟少墟侍御與余同館閣之遊余不
自量以學相切劘者三載乃散去諸君
子率過信余而侍御之嚮余尤篤今別
十有九年聚徒講學任道甚力頃得其
論著所為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行者

詳哉其言之也而於性與天道有不數
數然者豈侍御之學而有未至歟將別
有說歟迨內覈於身心而外驗之朋輩
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御之自有主謂而
余之所窺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有器
守於器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不踰
蓋潛心者可繇是為上達之階而不能

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未明而務擺落
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
而移遊茫昧反易為浮誕惰縱者之所
托以余觀於世蓋往往然矣君愛身潔
已不稍以非禮自點前圖史而後珩璜
如處子之在閨其以先儒之矩矱導揚
闡繹瀝腸敷腎語盡而情忠惟恐彼之

焦氏切集 卷之六 焦
不喻於我而我不悉於彼也豈將以是
為閑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學者之末放
也歟雖然言所可及思所可至者非至
也言不能及思不能至而豁然還其本
心孟子之所謂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安資深取之逢其原朱子所言不費推
移而中流自在者庶幾近之矣在侍御
勉之而已余與侍御相期者遠既以侍
御之誨自勗而復以此語進觀者將無
以為孟浪之言也夫

萬曆甲寅新春瑯琊年弟焦竑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賢之學學為人而已而人之所以有生者獨軀壳也乎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煩教戒束攝乎唯是情滋智鑿日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故名為人而實鄰禽獸故孟子常就

其發動端倪拈出以詔天下曰乍見怵
惕曰呼蹴弗受皆卒然觸之而本心便
不容不如是應者故知卽心卽理物外
無則而踐形順則存乎其人是以大學
首揭止善中庸究歸明善蓋皆實實見
有此理為人之不可須臾離者夫然故
緝熙非寂照恂慄非苦空而戒慎恐懼
非從事於虛無斷滅之歸者夫然故吾
儒之學為廣大而精微為高明而中庸
為費而隱為微而顯為下學而上達而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輓近學子不得聖
賢以為依歸而一二好奇吊詭者影證
覺體遂以為心無善惡無事修持偈偈
焉鼓天下而趨之則性杞柳性湍水而

仁義果必戕賊為矣幾何不率天下而
遍滿無忌憚哉仲好侍御力持正學刊
落詖淫自昔辛卯不敏於都下領承心
折久之繼先後以言事罷去而仲好造
日益深所著有疑思辨學諸錄及善利
圖說諸書院講語娓娓若干卷直從危
微精一闡發理會如朗日中天而近世

談空說無熒惑人耳目者掃之不遺餘
力烈矣哉仲好之功豈在孟氏下乎而
予且瞠乎後矣然仲好猶冲然不自信
屬有起予之望予何能贊一詞憶昔有
問於先文莊者曰程子謂在物為理將
理外乎先文莊曰且看大字云何夫程
子亦曰心之在物為理心之處物為義

故曰體用之謂也予恐天下或外心覓理而不深察於仲好惟一之旨故附此為請益地要於知言亦剩語耳

萬曆甲寅歲孟冬月旦安成年弟鄒德泳汝聖父拜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為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弗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道而抱空質焉與土梗何殊乎是道也其大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密無間或輟而斷之其粹無滓或點而斲之是故學為

急焉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綿融而使
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學而有
而昨學無以保其有昨學無以復其
有昨共學無以共其有故

孔子登歲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亦難
之矣性天之奧本中有本胡以徹之知見
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折之習情之鋼忽

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連朋講宥互參
澄以求至當相夾持而防墮落故

孔子以不講為憂也夫道需學、需講
有不膏飢之食寒之衣者而講顧罹世
訾昨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
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不艷為美稱擔簦
聊取朝、問路歲、不越閭辟露背而

談九容揮玉麈而稱儉素於我乎
有故

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為
真學講為真講而萬世宗之無斁也
少墟馮先生沉潛聖學踐履萬至尚業
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故似闡揚剴實
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為誨以行為學

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楚侗先生以天
命之性者先生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
之其性耳先生為之矍然慕罔先生
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
復產上曰此人洋身是講其亦旨於論
講矣汴不肖仰先生之行有年茲誦
其誨道之集為而卷而窺君子之慙

也敬綴數語志向往焉

萬曆乙卯秋八月朔日安邑曹于汴
謹撰



序少墟馮先生集

在昔己丑之歲庶席常

吉士二十有二人

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為

之師而金陵焦弱侯

以理學顯門為領袖
 是時同儕多壯年
 盛氣不甚者弱疾語
 惟會稽陶周望好禪
 理長安馮仲好好聖

學時與弱疾相激
 揚仲好冷面骨人也
 孝端居晏坐茹淡寔
 營文字之飲解所徵
 逐吾黨愛周屋之簡

易而憚仲好之矜莊
 不敢以狎進私戲之
 此食生猪肉者謂其
 有意於兩廡之間也
 余改以請急歸越歲還

朝遇南昌劉切安於
 淮陰為仲好五岳起
 方寸也曰三秦大邦仲
 好修士且圖試之甲乙
 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

手者竟得西臺何也
余曰子休矣謂承明著
作之迹之以滿仲好志
耶居久之有
詔屏逐諸言者而仲

好和坐殿且二十一年
矣仲好無幾微穿駘
不平之棄而益湛思
於學脉蓋寤寐寐洙
泗折衷灑洛維一稟

承於先覺而獨證獨
 創自為一家之書今
 所刻從錄紀序待款
 尺牘雖著寸餘多言
 是已異時講學先生

微言不立而微信或
 希仲好獨以躬行為
 券學者觀其融應取
 予細微造次之際無不
 心折意消故會然宗

之曰關西夫子而朝士
想聞其風時以入告冀
備細旃之聽夫康之齋
以布衣召見文清以
陳臬爰立生編三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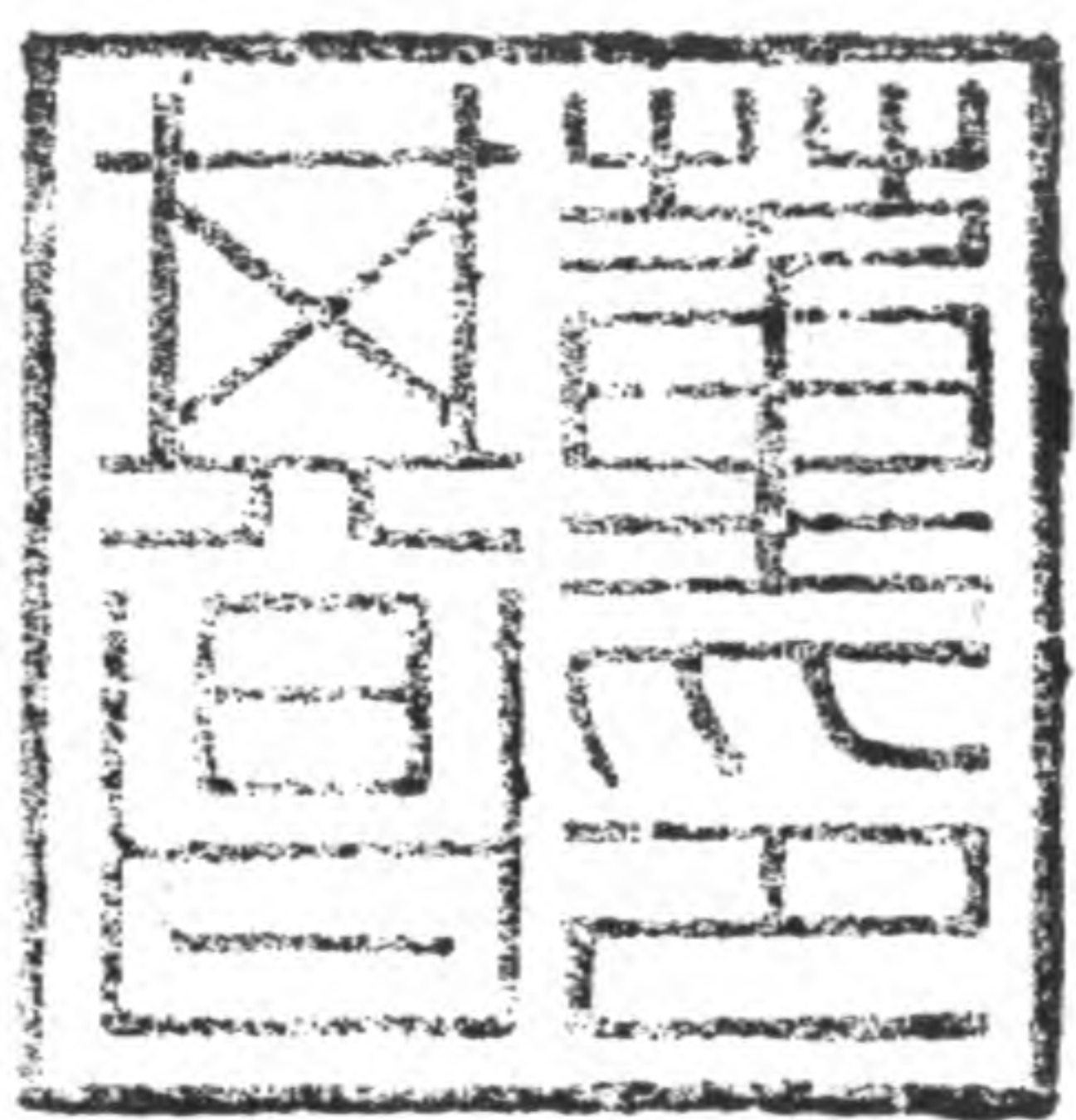
豈復借資於官秩
而况仲好園文學侍
從之臣乎哉吾所以仲好
卜世運矣余迴環各
寔金集宗旨若有悟

入而循序者業先之
 不復歷贖獨以循君子
 所見者江漢吞天浴
 日之後而余所見者
 岷嶓發源汎觴之物

蓋仲好學為醒人之
 志定於庶常時而今之
 充實光輝不離本來
 骨相也崔侍御之子
 里外屬余為序余既

幸附不朽又以慨周
 室切安皆不及觀也嗟
 乎士固者百不為多一
 不為少多已丑固飯得
 仲好之稱感矣

歲在戊午華亭年
 弟董其昌撰并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門之學至中正至平實而天下之驚
高奇者無當也濂洛紫陽諸君子當漢
唐寥寥後相與章明經術力排似是而
非之謬而聖學始揭日月而行中間若
象山陽明兩先生其悟道蚤其見地高
其平生操脩固卓然靡間而獨其所為

衡量往哲辨難同儕指點後學者或微涉頓造徑詣夫世或有頓造徑詣之人而無頓造徑詣之教二先生以見地為教故其門人得二先生精意者往往振拔于問學名節一時稱極盛而失二先生立言本指者或藉解悟廢躬行或意圓融開方便其流之弊衛道之士不能

無隱憂焉而况沿波流而彌下焉者乎秦中少墟馮公子自辛卯歲視秦學曾識公都門比予垂去秦而公以按宣大移疾還里嘗詣公齋中圖書四壁泊如也予嘒焉悵公歸之晚而予行之遽而嗣是公再入都更以直道絀歸而下帷林卧與秦人士講明聖賢之學者二十

餘年而公之集始成侍御東郊畢公按
秦中亟梓行之而予門人鄆陵令張君
舜典公同志友也持公集暨公書來屬
予序予受而卒業若關中書院記韓昌
黎原道之篇之所不能言當與定性等
書並若辨學錄疑思錄及它論學語嚴
正學之防謂異端本非是不得謂之似

是而予以痛懲末世廢脩言悟課虛妨
實之病中間至言精義多程朱諸君子
所欲剖析而未盡者如云或問天命之
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
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孟子道性善
政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云吾儒所
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

不容一屑而言非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又云人之病正在無善乃反以無藥無豈不益重其病而速之已乎又云人心原是活的如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又云易有太極乃天地自然之故無思為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若舍太極專講無思為舍物則專講無聲臭有是理乎又云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純亦不已若孔子謂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謂我得矣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率至于流弊不可言又云謂之曰理自是無障

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又云世之砥節礪
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矣未
有真能聞道而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
者也又云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不慎
獨不可以質鬼神又云一本大學都是
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又云述而不
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

不明正坐一作字又云只為志毅一念
不知壞古今多少人又云克己有當下
斬釘截鐵意不行頗費工夫不能遽拔
病根然亦克己之一法也又云問豫立
之意曰豫字即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又云近世學者不論
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以為玄妙是中佛氏之
毒而借明道先生以自解者也又云隨
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是
故君子無輕言時公論辨若此等類翼
往哲詔來者砥頽波衛世道即令聖人
復起宜無以易斯言真洙泗之耳孫濂
洛紫陽之嫡胤也蓋予二年前聞公著

有善利圖說心疑之舜蹠善利迺孟子
提醒人心最剴至語安所煩圖說為已
而讀公圖說曰中間無路曰聖狂分足
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
人嗟乎此仲好先生所以為仲好者也
視象山先生鶩湖辨論晦翁聞而心折
一時聽講人士相與感動流涕者不充

直截痛切哉公又數舉高陵呂文簡公
時時以改過安貧四字勸學人為同游
告夫改過安貧二義論語六藝諸篇中
蓋珍重言之末世視為卑淺語若無甚
高論者非文簡公暨仲好先生安能為
此言予居恒謂講學非難本之身心真
有以自得為難其撰著論駁真足以正

虛幻之人心障茅靡之世教為難否則
雖言高于秋旻藻于春華柰何言學也
公于象山陽明二家言若相辨難實相
成真二先生益友矣東郊畢公持節省
方特崇經術表章公集功在天下與後
世真紫陽先生同里若張君舜典與公
下上問辨最平正又最深研厝之鄆陵

以政為學蔚有三代以上吏道風其得于公之廟切者遠矣可謂有志者也

萬曆癸丑嘉平月丹陽姜士昌仲文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而不欲虛其貴也則學為先學以聖人為的而聖人之道原在吾心苟非見之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即欲盡性至命何由焉翼聖夙聞馮先生遊神洩潛心聖學茲奉

命督學秦中得先生諸錄讀之輒豁
然曰如先生之於學也所謂見之徹
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者非耶蓋余
嘗讀易至於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而
知天之與人體自無妄所謂繼之者
善也唐虞之精一禹湯之祇懋文周
之敬止思兼無非盡此性完此善也

仲尼遠宗近述真萬古一聖矣然其
志學也所志何物其從心不踰矩也
矩為何物統之此性此善也而孟氏
則直指本體曰性善自釋氏者出創
為理欲雙遣之論曰不思善不思惡
是本來面目而世且紛然好之遂使
楞嚴圓覺諸書與六經爭道而馳而

妙明真空等諦反俎豆於吾儒之上
其欲渾而一之者曰吾儒之無聲無
臭何別於佛其欲兼而收之者曰吾
道廣大何所不容然而世之崇釋者
夥矣豈惟寂滅枯槁無用於世而猖
狂自恣者率至縱欲敗度潰法亂紀
及詰之則曰萬法本空如夢如幻安

用束縛為清談亂晉浮屠亡梁禍實
本此而闢之者且曰儒與釋差之毫
釐嗟乎惟其有毫釐之說此異端益
得操戈也而先生推窮其本直斷之
曰善惡俱無與性善之旨迥然不同
則其千里懸隔也不在末流已在發
端此何等痛快直截也且曰人心原

是活的無善心便有惡心原無一切
 俱無之理反覆發明無餘蘊焉儒佛
 老莊混為一塗之弊可不攻而破矣
 豈非發前賢所未發而揭聖學於中
 天乎夫學患不得其源耳惟於性也
 而見其善則溯觀於天而認所為於
 穆矣還觀於身而認所為降衷矣認
 善既真則不善之萌也不遏不已善
 之萌也不擴不已發於事親則為孝
 發於事君則為忠愛則為仁宜則為
 義通則為智貞於視聽言動則為禮
 一於常變順逆則為信其寂然不動
 也則未發為中其感而遂通也則中
 節為和闡於文章則非虛車顯於功

名則非權術徵於廉介則非矜激衆
理萬善沛然洋溢於天地萬物之間
而燦然宣著於綱常倫理日用云為
之際譬言之源頭活水生於天一出於
山下漾而為江河漫而為湖海機容
已乎不容已乎先生之於聖學也思
而疑疑而復思辯之必欲其明而講

之必欲其透日兢兢於慎獨崇禮凜
凜於利善聖狂一稟諸規矩準繩而
有所弗能已豈惟踐之實由其見之
徹也然則先生之洞見性善也闢異
端在此脩聖學在此成已在此成物
在此教天下後世在此豈非一以貫
之者耶或謂翼聖曰君何信先生之

篤也翼聖曰余觀先生立
朝以直聲著居鄉以恂恂著環堵之
室蕭然寒素杜門著述足不履公庭
門人耳其教則瞿然顧化其出而任
官者輒以廉吏顯翼聖謁先生請益
則瞻之儼然就之溫然其詞之婉也
曲而中引人於善令人樂從而弗覺
其詞之確也則雖孟賁之勇萬夫之
雄弗能奪焉

主上方虛公孤以待先生而先生囂
囂然可以達道可以求志一切世念
毫不以動乎其中周程張朱之蘊身
體而言闡之矣世之庸人與鄉愿既
同流合汙鮮所振拔而異端之害道

又滋甚向非先生篤志聖學淑身以
淑世起流俗而闢異端則洙泗一脉
將安賴哉翼翼聖雖不敢暴棄而賦質
昏愚何幸遇先生得一發蒙也茲錄
也殆將不朽信先生者直錄乎哉有
先於錄者矣

萬曆癸丑季冬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
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新安洪翼翼聖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余同年馮仲好也仲好少
即志聖人之學由庶常吉士為侍御
史言事罷歸閉關九年精思力踐而
於聖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講學論
道為集凡二十二卷余受而卒業焉
作而嘆曰此真聖人之學也聖人之

學之難明也蓋似是而非者亂之其
 差在針芒渺忽間不可不辨也今夫
 人目則能視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
 則能行視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
 以視聽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
 學者皆覲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
 之視貴其明耳之聽貴其聰手之持
 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恭
 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往々
 覲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明非
 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之聰非我
 能使之聰耳本自聰手足持行之恭
 重也亦然其本來者又何物也世之
 知正學者又往々覲面而失之於是

也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敬者性也本來如是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也此所謂本體也本體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脩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為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體者之妨其脩善言本體者惟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脩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脩而悟之而徹者不能真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者亂吾聖人之學其

馮少墟集 序
端蓋異於此也

萬曆癸丑秋七月錫山年弟高攀龍
書

馮少墟先生全書序

先儒云性者心之生理此一語已括盡
千古之學問矣只此生心性理四字標
門宗旨添出支離余生也闇不足印正
之但每讀吾鄉文成先生遺書及曾叔
祖緒山先生緒言詳哉其言之也平生
聞海內有馮少墟先生恨未即見壬子

歲謫官秦中得謁先生聆先生之教者
兩月臨岐出理學書十餘帙謬語余謙
謂多疑必屬余訂之蓋歷途中數千里
不忍釋手大都先生之學真正孔孟之
脉程朱之派也夫得力在直透宗教見
儒釋所以分處夫辯學錄則其最著者
也間嘗撮舉之如謂人丟過理說心便
是人心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
之旨却在無善二字理欲之辯真不啻
中國夷狄君子小人彼謂無理無欲無
無亦無是大亂之道也蓋佛氏之失正
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吾儒之所謂
生指生理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媿媿
諸言直指中扃河源鼻祖斯已見矣從

此叅透則錄疑思圖善利編訂士語關
中太華大都安頓理字虞廷之道心孔
子之至善皆是物也蓋先生以性即理
也一語為破天荒噫即此了心性即此
了生矣以先生淡薄清真躬行君子造
理之深言之深切著明真未易草草看
過蓋余歸越別先生講院中諸生環者
如堵一生問君子上達先生曰希賢希
聖希天可不是上達生再問余曰這恰
是理欲本色上達先生說明且說下達
大都達字義不但究竟極頂的話是徹
表徹裏做得一通百透纔是他成就結
果的地位嘗試與爾體認自家可曾有
好貨好色甚者有機變的念頭否此念

發時可也曾獨知自愧悶否慮清議否
懼鬼神否怕王法否夫此有愧慮有懼
怕者是我與爾之所不達也若小人便
都一筆勾消全然無礙此如何等心如
何等性如何等生知小人所達於下處
就可反見君子所達於上處諸生為之
渙然余因語先生曰學問原了在一理
字比歸反覆紬繹是書說宗說教不啻
列眉是理譜也求心覓性我生若何當
人人自得之矣余少從父師佩先訓生
文成先生之鄉愧未聞道得先生面命
且手授諸書若灑然發覆焉者敬復先
生請以是書大頒布之何疑何訂即曰
少墟先生全書可也余固非能佞先生

馮少墟集 序錢
直不能晦理耳

萬曆甲寅歲六月諸暨後學錢時頓首
謹題

馮少墟先生集叙

儒束髮竊有意于性命天人之間每謂
訓詁詞章非學也而制舉義尤甚自少
迄老沉酣於患得患失之途而不得出
于是吐青衿去之差覺耳目肝膽始為
我有而所謂性命天人之學亦輟不談
或詢之予曰吾有會于羣龍無首之旨

也今夫龍旱者欲得其霖渴者欲得其
珠乘風雲而上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
之勢則餘姚而後龍溪已然矣數年來
談理學者獨關西少墟馮公聲跡俱閔
北面而事者嘗數千人而莫敢有訾議
則何故余嘗卒業全集而後知公之無
間然也公之學戒空談敦實行即有商
略毋及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
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家門私事毋及詞
訟請託毋譏彈前輩毋傾陷同袍崇儉
德以敦素風酌往來以通交際嚴稱謂
以尊古誼絕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
厚廉靖卹後裔以慰先德種種會約一
見于寶慶再見於關中非特發鄙擊蒙

移風易俗凡向來講學之流弊士大夫
積習之膏肓悉從公道眼覷破親手拈
出病根已淨然後與之梁肉又然後與
之上藥禁鬻則公疑思有錄訂士有編
善利有圖太華諸會語是也峻二氏之
隄防抽六經之扁鑰聖賢為神豪傑為
膽華嶽為骨黃河為舌讀其書可以望
而知其人矣儒也鄙無能蠹測管窺即
有揣摩度不出諸名公弁語上獨喜公
終日講學而若未嘗講學終日聚徒而
若未嘗聚徒不分門別戶不挿標樹羽
不走時局不握朝權不招射的逍遙環
堵之中超然免于言論之外非踐履嚴
明涵養精潔何以有此出則名真御史

退則名真大儒是本朝孔廡間第一流
人物也詎止與張橫渠呂涇野鼎足關
西而已哉不佞儒懷中一瓣香今請為
少墟公禮却矣

華亭陳繼儒撰



馮少墟先生集後序

蓋橫渠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之數言者古未嘗有是言之自橫渠先
生始生乎先生之後者無論聰明俊傑
之士即微有知識少能嚮往者靡不艷
慕之亟稱之以為人生斯世必如是必

如是蓋憾不于其身親見之者是人之情大抵然也審若是宜其率吾之性盡吾之才舉一世置之清寧安阜之域又揭斯道于中天令世世成永賴之休俾先生之言一一皆有明驗成效焉斯為不負先生者願迨其一時意氣之感激雖如此迨考其生平之謬戾竟如彼始

未嘗不欲立心寬也反傷其心初未嘗不欲立命率也反戕其命往聖之絕學匪惟不繼大亂其真者比比皆然萬世之太平匪唯不開釀世之亂者歷之可數豈橫渠先生言之必不可行失之大而誇者耶而非然也行基之言言肖之心其心辨者其詞確其詞確者其績著

蓋若影之從形聲之應響無一不脗合
焉者胡以徵之則今關中少墟馮先生
所著之書是也先生生同橫渠之鄉中
和之氣獨稟其全純粹之精尤擅其美
曰道曰德和矣順矣義之縷析變各之
條理曰理曰性窮矣盡矣命之根極處
一一徹至質之千聖合若符節通之萬

靈毫無遺憾見地真不可階升縱使吾
先聖再起必無間然也矣時泰夙膺天
罰兩耳聾之幾五十年藉前脩遺訓開
荒耄愚蒙其于先生雖私泚之勤終秦
楚之限頃邀天幸祝鶴脩年文惠以全
書朝夕研窮竊謂先生之言質之橫渠
之四為蓋已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殆匪

載之空言者比何者天地之心亟宜立
矣顧天地之心何在人心是也人心必
有理以主張之而後不至於顛倒錯亂
太極默運覆載生成其顯証也先生之
言曰佛氏以理為障一切總歸于空所
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
倒錯亂依藉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

夫人心至是幾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
地心自先生斯言出舉凡人心皆有以
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東西易面者
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無能自立先生
為之立之也生民之命亦宜亟立矣命
附人之身心天覆之地載之鬼神鑒之
魂夢驗之命不立者心不屬身魂不附

體神禱其魄鬼業其崇而大命傾矣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先生因出所刻做個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此段光景立之斯立詎不親見即一邑寰宇可推是生民之命向胡偃仆顛頓今胡振奮激昂先生為之立之也徃聖之學湮殘如綫誰與繼之唯不知學之當講夫是以學絕不繼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說不得越俎故

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斯言也一細味之誰不猛省奮發
舉注聖之學既絕而復續者皆自先生
之一言始非先生為之繼之而誰為也
太平非小補之勲萬世非旦暮之近若
之何以開之先生集中載王安石一段
正與開太平相反者其言曰世之論安

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
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
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
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
不過數百年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
不能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
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名利兼

收做古今第一個有用的聖人幹古今
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
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濶人
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
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濶話人如呂惠
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
大功業其心以為待我事功成時方且
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變
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安
石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
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耳夫安石神髓
盡在此處先生搜之抉之如視諸掌然
則安石之學一世不用一世之太平開
萬世不用萬世之太平開是先生為萬

世開太平又如此者由斯以談橫渠先生之四為快論也先生各指其所自出如水之有原如病之有因身斯世斯道之責者率而由之太和自在宇宙間矣昔之稱揚橫渠先生者曰一變至道若先生夫固從容中之者也其書豈非國朝之元龜斯文之正印耶抑又因是

而竊有感焉先生報一友人書簡末云昨因賤恙不能盡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吝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費過不去即此是良知也門下以為何如引而伸之全集中凡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順性命之理類萬物之情保種之與人為善處不啻數百萬言諸名公前

序洋之纒之昭揭闡揚備矣 恭伏而思
之是皆先生此心過得去者殘廢人七
十有二筆研久荒不揣而強綴繁言非
騰口也要必如是方于此心過得去敢
僭筆之用以告夫凡讀先生之集者亟
宜知先生之心也時

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夏五月望林之

江夏龍耳老人賀時恭頌首拜書

馮少墟集目錄

卷一

語錄

辨學錄

卷二

語錄

語疑思錄

卷三

語錄

馮少坊集
目錄
疑思錄

卷四

語錄

訂士編

卷五

語錄

關中士夫會約

卷六

語錄

學會約

士戒

諭俗

卷七

語錄

寶慶語錄

卷八

語錄

善利圖說

卷九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一

語錄

池陽語錄

卷十二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卷十三

序

濂洛文抄序

明道集抄序

關學編序

思菴野錄序

寓燕課錄序

理學平譚序

呻吟語序

認字測序

丁未冬稿序

秦關全書序

正學書院志序

桃岡日錄序

砭已名言序

東遊稿序

劉氏族約序

疑思錄序

辨學錄序

馮氏家乘序

馮氏族譜序

遊秦小草序

理言什一序

涇野先生語錄序

卷十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聖學啓關臆說序

長安縣志序

越中述傳序

姜鳳阿語錄序

鄭溪書院志序

旌烈錄序

森玉館集序

古文輯選序

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做人說下

講學說

夢說

天道說

名實說

勤儉說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書孝弟說贈甯孝子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顧用晦字說

箴

座右箴

贊

秦關先生像贊

解

命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閣試

聖之時論館課

卷十五

記

關中書院記

復性堂記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答同志問族譜

奉許敬菴老師

答李詢堯同年

答饒映垣同年

答蕭慕渠老師

答強睿菴侍御

與友人

答逯確齋給事

答涂鏡源中丞四

答楊原忠運長七

答喬裕吾同年

與楊晉菴都諫

答朱平涵同年

答汪明卿學博

答李翼軒老師

答江劬見比部

答鄒南臯先生三

答余少原廷尉

答楊原忠郡守

與趙夢白先生

與鄧允孝布衣

答涂鏡源總督

答吳繼踈中丞

答韓旻阜司李

答羅匡湖給諫

答黃武臯侍御

答張居白大行三

答顧良知布衣

答楊晉菴都諫

答高景逸同年

答史蓮勺侍御

與王保宇郡丞二

答王蒼坪明府

與沈芳揚太府二

答吳百昌中舍

答陳可績茂才

卷十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

董揚主韓優劣館課雪夜紀談

書周淑遠卷
別李子高言

別李士占言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書江布衣卷
別河津甯董五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學會約題辭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輔仁館會語題辭
朱貧士行錄題辭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理學詩選跋

辨學錄跋

古文輯選跋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

配贈宜人陸氏合葬墓表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卷十七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西郭先生傳 朱貧士傳

貢士樊公傳 楊繼母傳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給諫張公 大叅李公 尚書劉公

蕭沈二先生傳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祭許封翁文

祭姚西郭先生文 祭孟雲浦先生文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祭韓旻阜郡丞文 祭伯兄文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苑洛韓先生

谿田馬先生
斛山楊先生

觀書吟

善利圖

自省吟

讀書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

感為賦十二絕

勉學

讀易復卦

答友人問坐馳

讀割烹章

余自戊戌臥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

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偶書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

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

叅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

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讀數仞章示門人

讀陋巷章自勗

中和吟六言十絕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
此志喜

寄懷鄒南臯先生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卷十八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請修朝政疏

請告疏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

同

發山東運司告示稟

尊崇名賢行在平縣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又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杜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卷十九

族譜

例義

世系

世傳

外傳

譜訓

卷二十

家乘

誥命

誌銘傳表

贊

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卷二十一

關學編

卷二十二

關學編

家大人稟自己丑至壬子按臺畢公序
而刻之已行世久矣癸丑至辛酉夏余
小子恐其散逸各以類附刻焉自辛酉
秋以後諸稟併重修家乘族譜俱當另
刻續集以傳不復入此集中覽者鑒之
不肖仲男嘉年書

已分若一因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二

蘭學編

家夫人嘗自已丑至子安公序
而刻之已行世久矣矣公序
小子恐其散逸各以類附刻
秋以後諸書皆錄之
刻續集以傳不復入此集
不肖仲力嘉年書

